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修廢

葢夫興滅修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先於兹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禄陟於元后享歷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絶而德施未已其或遺風餘烈藹於舊邦鴻猷大集流於載籍屬廵豫之

所出瞻軌迹而匪遐因慶賀之云始著條式而咸備
縣是增飾園寢申嚴廟貌謹樵蘇之禁給掃除之户
秩以紀典垂於令甲雖餘分閏位亦俯及之葢德之
盛者蔑以加此矣

漢高祖十二年詔其與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令視其冢
復亡與他事（臣欽若等曰復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預他事）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還祠黄帝（在上郡周陽縣有黄帝冢）

五年冬南廵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詔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成陽縣濟陰郡咸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太母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隳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髙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東廵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

明元泰常七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祠黄帝唐堯廟

大武神䴥元年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堯舜廟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雒陽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

二十年五月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

堯

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廟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廟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鎬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藹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勑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

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月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絶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寳等宜令以時修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以

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五年二月次於閿鄉詔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太宗貞觀四年九月詔曰朕丕承先緒積慶累仁上纂鴻基克隆寳祚欽若稽古緬想往册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攬轡興懷慨然遐念開闢以降肇有司牧歷選列辟遺跡可覯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

研訪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諸有名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芻牧春秋二時為其致祭若有隳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

六年三月以少牢祭隋文帝陵

閏六月遣使以少牢祭漢惠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雒陽勑有司祭漢文帝於霸上

十五年二月行幸經古帝王陵並遣使致祭十月行經
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
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為文
十月幸許州次自善頓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制
祭文又遣使祭後漢光武原陵明帝節陵晉武帝峻
陽陵
麟德二年十月命有司祭殷湯晉文帝武帝陵墓及祠

廟
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聖賢墓並禁樵採
三年冬幸温湯境内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古帝王陵並精意致
祭
十七年四月謁諸陵赦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在州縣
致祭
十八年正月親迎氣於東郊赦制自古帝王先有祠廟

者各於郡縣逐處設祭
二十年二月赦制自古帝王各令致祭務盡誠潔
二十二年十二月勑靈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二所有
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迹乃置廟焉
二十三年正月親耕耤田赦制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長
官以禮致祭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賀赦制自古帝王並令所
縣州縣致祭

三載五月置周文王廟乃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十二月祀九成宮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毁
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開闢創物垂範功濟生
靈繼天之德在墳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禮文而尚闕
永言龜鑑宜示欽崇其三皇置一廟五帝亦置一廟即
令所司卜擇吉地營建仍以時致祭其廟共置令太常
寺檢校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頹毁者先令

修葺並禁其採樵歲月深久摧壞或多宜令所繇郡縣明申前勑處分

七載五月詔曰古之人君存諸號氏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初寧忘咸秩其三皇巳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經濟艱難勘定禍亂雖道謝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禋祀其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量置一廟以時享祭

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仍並圖畫立像如先有祠宇未霑享祭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一月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廟并置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廟

肅宗以至德元載七月即位詔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赦制自古明王聖帝並委州縣

長吏擇日致祭

二年九月赦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祀各委州縣長官虔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宜令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户掃除從刺史元結請也

大歴四年四月鄜坊等州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有

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從之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受朝賀赦制自古聖帝明王祠宇
委長官祭祀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赦詔自古聖帝明王各以禮
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俾有司
精加修飾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册尊號禮畢赦制自古聖帝明王

各令所在致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廵簡諸陵使工部郎中李途

奏昨計三十三陵及合重修下宫殿宇法物等勅關内

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

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

饗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放雜差遣充陵户備

洒掃其壽陵等十二陵亦一例修掩可量置陵户

是月勅刑部尚書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

使又勑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修奉諸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兩京畿甸園陵之制其地四十里曰封山爰自唐室已來叹在公田之籍今方紹襲宜正規儀

四月勑三京諸縣有園陵處每縣宜置一園陵令都勒檢校勾當

三年八月勑諸處凡有列聖真容處並令修飾

長興元年十月辛丑宗正丞李疇奏京畿内列聖園陵

自兵亂已來人户多於陵封内開掘燒磚窰竈掘斷岡阜驚動神靈此後請嚴切禁止奉陵州縣凡有封内窰竈並宜修塞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言御史臺轉報百司各抄六典令式内本司事舉行職典宗廟陵園列聖陵寢多在關西梁季為賊臣盜發同光初曾差供奉官李說工部郎中李途往關西廵陵祭告屬朝廷有故不行明宗天成初差丞李郁檢校又長興四年詔掩閉無

主墳墓况列聖陵寢伏遇中興雖有修奉之言而無掩閉之實乞差官檢討修奉置陵令一員應屬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係詔曰所請修奉列聖陵寢及差官宜依其陵令候事畢日以聞

十二月丁卯詔曰列聖陵寢多在關西中興已來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鳳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諸縣其陵園有所闕漏本處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給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參詳奏聞

三年五月丁酉詔京兆河南府鳳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縣緣本廟陵寢中為盜發修奉未備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修奉其人工給食祭料並從官給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詔廵幸汴州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廟車駕經過日以酒酺祭告從之

十一月河陽倲益奏伏自收復氾水關日以逆賊張從賔於莊宗舊葢亭子上與官軍鬪敵臣以為莊皇歷數

雖謝精爽猶存願靜妖氛特立祠廟果應虔禱尋獲關防臣欲排此厄木往就修營從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常禮官議立唐廟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代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於繼絕禮莫大於敬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纂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氏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從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漢髙祖乾祐元年正月詔曰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加修葺又詔曰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劒猶存精爽在天終古之威靈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永懐其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修奉務令完葺

隱帝乾祐元年勑我國家肇迹豐沛膺籙并汾盖承積德之靈再享配天之業四百年之洪緒一千載之遺風乃祖陵園先時廟貌屬累朝之隔越諒如在之因循將

明追孝之心當盡奉先之敬天下州府應有兩漢諸帝王陵園廟宇宜令所屬長吏檢討量加修飾其陵園側近禁止芻牧樵採時劉皞為宗正卿謂宰相曰國家稱漢廟有高祖世祖室而兩都陵園諸國王子墳墓並合畧加檢飾以光聖運也雖下此勑並無檢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禁樵採俾奉神靈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宮人時月薦享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裔為二王後

委中書門下處分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晉兩廟四仲行享禮今准赦書以晉漢之裔為二王後其唐五廟合廢從之

是月宗正寺言漢朝諸陵二仲差官朝拜今鼎命歸周不合管係伏准赦書睿陵宮人職員時日薦享如舊二仲合差官朝拜勑睿陵如舊餘准令式處分

二月中書門下以太常禮院言准勑遷漢廟入昇平宮其唐晉兩廟皆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只移五廟勑宜依前勑並移於昇平宮其法物神廚齋院祭器

祭物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仲享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十一月勑唐明宗五廟在至德宮安置其徽陵上下宮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監門衛將軍李重玉為主其徽陵下宮及至德宮緣廟合留物外宜令內養劉延韜於金銀器物數內量事給李重玉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外餘並付李重玉并尼惠能惠燈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即故皇城使李從璨之

子明宗之孫也

三年八月辛亥敕漢睿陵顓陵今後宜係鴻臚寺

顯德元年正月赦文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者所在官吏檢校勿令樵採耕犂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悔過　罪已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君人者居兆民之上總萬樞之劇雖復達聰明目遊覽虛受無適無莫不將不迎其或姦佞之言類夫忠信誣構之

狀成乎疑似事決機而欲速刑失中而致濫而乃洗然革慮霈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之非翦滅凶醜追痛賢彥發於明詔垂之話言史傳所記咸得而敘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不知朝政故曰放）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祀十一日終至此二十六月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故縱情欲毁敗禮義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頼匡救之德圖維厥終言已往之前既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頼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漢景帝既誅鼂錯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吴楚還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道路從吴軍所來也又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説道路也聞鼂錯死吴楚罷不鄧公曰吴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

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帝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武帝時李陵為騎都尉擊匈奴詔强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未可

與戰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胡來要害道令博德迎之詔陵九月發出遮虜障後陵既敗帝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坐預詔強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生姦詐至令陵見没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戾太子以巫蠱事自經死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帝遂擢

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横橋即横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此地太守後族之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及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䰟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址猶存天下聞而悲之

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被石顯所譖飲鴆而死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大官方上晝食帝乃輟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慟動也於是

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過誤也萬年言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子之藏壙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陵中正寢也）天下虛耗（耗損也）百姓罷勞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容土也）終不可成朕惟其

難怛然傷心惟思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搖動之心也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寢疾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帝以其言不驗遂下賀良等吏下

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易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准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當為處正其罪

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後漢光武時郭憲字子横為光禄勲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龐萌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

與盇延共擊董憲時詔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謂諸將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明帝時有人單辭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加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大司農韓歆以直言被責自殺歆數有重名死非其罪

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盛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塋禮

安帝時太尉楊震被譖自殺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佐時政而青蠅玷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摧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桓帝時張角為左道妖惑小民御史劉陶與樂松袁貢

連名上疏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殊不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魏太祖為公時北征三郡烏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儌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太祖既殺華佗後愛子倉舒病困

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又太祖嘗置較事時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較事既非居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簡治之太祖曰卿知達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以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晉景帝為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

討胡帝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

反帝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玄伯泰字於是魏人

愧悅人思其報

元帝時為平東將軍以賀循嘗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

吳事時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

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

痛深無以上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後魏道武時崔逞初以慕容燕尚書亡歸帝以為御史

中丞詔與常山王遵為書失旨遂賜逞死後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二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兖州尋訪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

大武時李順以使沮渠蒙遜崔浩言其受金又言姑臧事不寔帝怒遂殺之順死後數年其從弟孝伯為大武

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大武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亦未能便至此繇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崔浩為司徒旣被誅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自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韶為太子右詹事尋出為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太子恂廢為庶人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恂事帝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

後周大祖旣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沒為賊太史庾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嘉得士衡臣欽若等曰異度蒯越字士衡陸機字也代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覊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樂運陳八事切諫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等救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

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

隋煬帝東征耿詢上書曰遼東不可伐師必無成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

唐太宗貞觀中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敎宮人聲樂不稱

旨為帝所讓王珪及温彦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言也彦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賞以忠直令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黙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

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盧祖尚為瀛洲刺史咸稱政理時朝政前後牧作交州者多使勳戚憑恃阻遠率為愆過知其幹略於是徵令入朝引之內殿恩禮殊厚太宗謂之曰交州重鎮自非宗枝莫處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稱職今以委卿無

辭遠也一二年便當名卿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自言性不飲酒以瘴癘為託太宗令杜如晦申諭之祖尚固辭不肯奉詔又遣其妻兄周範殷勤曉之曰常人之交猶篤言信卿許天子安可退而致辭又不納於是引見太宗親問其故祖尚對益堅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為政法令不可以不行驕臣不可以不罰因命左右曳出斬之于朝堂尋亦大悔命所司復其官廕

張藴古為大理正貞觀中河内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

妖妄之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
侍書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
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嘗禁蓋琮於獄
而蘊古與琮奕碁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東
市既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雖令即決仍當三覆奏
文宗以莊恪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欲加廢黜迫於
公卿之議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開成三年暴薨時傳
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

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尋竿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帝問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才女樂張十千（即所昵官人也）等責之曰陷引太子皆爾輩也令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擒去案詰前事誅之

後漢莊宗初為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頲尋以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校郭夜乂者有罪將伏誅行欽已下惜

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頲時爾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昨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塘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狂誣

頗甚石敬塘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寃其石敬塘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兹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皃決脊杖二十仍削其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不得因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

末帝清泰三年千春節魏國長公主自河東入覲既上

壽辭歸帝酒酣謂曰何不且留闕下促去欲與石郎反邪時以晉高祖去年為總管廵忻州軍亂欲推崇高祖為天子高祖斬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詔以戲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罪已

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斯戒懼之謂矣蓋夫居司牧之重為神祇之主克相上帝以綏四方其或民之多辟自投於罪罟天或降災以至

於謫見事有過舉之失歲罹荐饑之患德教之靡究風化之或愆乃復歸過於躬引咎自責周旋抑畏不遑寧處以至貶損奉養之具咨求忠讜之議發於感涕以致其誠心形於詔令以申乎誕告天地之眚勿移於股肱民庶之戾不加乎刑辟用能精忠內激善氣交應羣倫奪而思效星象滅而韜芒盛德孔昭大勲舉集傳所謂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茲不誣也

夏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效使

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斯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今予為君而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也六卿請復之請復戰也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淺淺褊也吾民不寡寡少也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敎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也鐘鼓不脩脩設也子女不飾不文飾也親親長長親親長長敬長者也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服服從也

商湯既黜夏命作湯誥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言非所及方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

育羣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徳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令謂此詔書及知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匄音蓋乞也

武帝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所告非常故云急變帝見而說之後拜丞相始視事見帝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寛廣帝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徳美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虞與娛同帝報曰朕之不徳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

蠱之禍流及士大夫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鞫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人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巫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

相二千石各就館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處其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後魏孝明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兹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

將論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以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决狥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别引見共論得失頒告内外咸使聞知

隋高祖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因命捨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己巳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十七年廢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詣太廟陳謝曰臣上蒙

穹昊明命中頼宗社餘祉自惟不德濫承寳位旣乏元首之能實乖敎子之道遂有承乾不軌君集無君元昌懐逆祐亦好亂臣暗昧旣彰誡誘多闕負罪引慝慙懼增深謹造庭陛躬申拜謝後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帝以問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為之不舉除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推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窠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益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帝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帝謂羣臣

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變何損於時然願陛下無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帝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

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為勁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并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朝夕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然震懼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禮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

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走在草莽不恷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獲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實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

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蕪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柚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偪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臣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羣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

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議昨因内省良所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豈伊淺劣所敢當仁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朕自臨御於今六載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苟狥羣情猥當徽號重予不德益用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餘具帝王赦宥門

貞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光宅天下底綏四方修德以安邊悦近而來遠朕嗣守丕構始務息人頃以

西蕃載申信約葢欲惠康庶士協静封陲而戎狄無厭大棄明義入我河曲害我生靈鹽夏兩州淪陷蕃醜哀此蒸庶家業流離去父母之邦捐骨肉之愛緜朕薄德俾人罹殃興言疚懷若墜焚灼側身惕慮豈敢遑寧所宜省躬深自咎戒令視朝避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於延英䖏分庶答天譴用惕深衷咨爾三事大夫洎于百辟所宜一乃心力共弼予違式佇嘉謀克清寇患宣示中外使悉朕懷

晉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丁巳御便殿謂宰臣馮道曰日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已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景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悞卿當再三止之安静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謂侍臣曰去歲齊州臨邑

民來訴災沴尋命使臣遍與通簡所望供輸咸得均濟昨聞廣種植户民不欲通簡咸忿其訴災者至有潛𦶜其家産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季已來民多狡惡帝曰非民之狡盖朕治之未至亦猶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五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姑息

王者握圖御歷統制寰區必在賞慶刑威彰善癉惡恢高明之道以馭羣下體剛健之德以制多方若乃運屬艱難數當百六干紀者投彼天隙竊柄者撓乎國經上失其權下無其輔姑息之道繇是用焉其或

廟堂有跋扈之臣藩翰有驕蹇之將或奉款來附內持於兩端或憑衆竊立坐邀乎九命或跨據河山之固包於禍心或僥倖雲雷之屯圖其非望縣是申招攜之意懲黷武之禍加之爵秩厚其恩賚此固不得已而用之者焉

後漢靈帝光和中賊帥恒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黒山賊河北

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京師奏書
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
孝廉計吏
獻帝初平四年袁紹與公孫瓚交惡天子使太傅馬日
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外
拜奏帝命岐往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
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
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

遇光武之寛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帝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

建安初馬騰為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始甚相親後以部曲相侵連兵不觧時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隷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刼

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唐玄宗先天元年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張暐左臺殿中侍御史鄧光賓並放于嶺表先是太平公主之引崔湜蕭至忠也幽求等恐其為變每有奏請為太平所嫉玄宗不獲已奏之故有此放

肅宗元年建卯月河東節度鄧景山為部下所殺帝聞以景山統御失所恐因此以為亂不復究驗其罪遣使慰喻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

節度使從之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檢校户部尚書安州刺史充淮西等十州節度使來瑱他見反復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兼陳蔡淮西等十州節度觀察等使初淮西節度王仲昇兵敗陷入賊詔瑱代仲昇為淮西節度兼督許蔡等十州以瑱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裴茂為襄州刺史瑱以淮西邇賊日尋干戈逗留不進茂密表以聞瑱又陳奏朝廷務姑息仍復以瑱

依舊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仍兼安州刺史淮西節度茂初以行軍司馬鎮于穀城即表瑱不奉詔懼瑱阻兵來拒乃率麾下精銳赴州襲瑱為所敗詔罪茂

二年閏正月癸亥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竝以賊之所署偽刺史奬以朝命也嵩為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承嗣為檢校户部尚書魏州刺史魏博節度防禦使李懷仙為檢校侍中兼

幽州大督都府長史范陽節度使

廣德二年三月許河北四節度使立碑紀其誠節初王師討平河朔州縣風靡向化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鎮州張忠志幽州李懷仙皆為賊守聞詔書一切不問趨僕固懷恩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包藏貳心乃表請以偽署官秩任之嵩等遂分鎮河北一道各擁精兵數萬帝姑務安人含弘之實懷恩啟之也

是月襄州兵馬使梁崇義殺本州大將薛南陽併其衆

矯狀以閒朝廷以襄州薦履兵禍屈法含容乃授崇義
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姑務息人也
永泰元年七月以鄭王邈為開府儀同三司充平盧淄
青節度度支營田等大使先是平盧淄青節度使史希
逸為副將李懷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請罪特詔
赦希逸罪乃以鄭王邈為大使令懷玉權知留後姑務
息人也
二年正月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以專殺鄜坊節度使杜

晃家屬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晃使于梁州實避讐也
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竊所部兵叛寇成都府遂據其城以討崔寧為名劒南節度留後寧之弟寬攻破之子琳潰走子琳蜀人初為瀘南賊帥人甚惡之後有詔撫子琳東身歸罪劒南節度使驅使屯守瀘州時崔寧為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乂成都兵亂子琳率麾下士乃募山洞羣盜表請討寧寧甚憚慄州

縣官吏以其奉順多有應者寧與弟寬分將精卒各數萬為之備亦以表聞帝恐平人罹其害子琳及寧二表俱不報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都宣恩招慰鴻漸懼寧兵强不敢同異時子琳與邛州兵馬使柏貞節犄角相應誓以靖難為事鴻漸姑務事寧乃表讓劒南節度與寧奏貞節為邛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和解之寧既受命隨鴻漸入覲留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及子琳兵潰收合餘燼泝江而下

朝廷聞之慮為亂階特詔荆南節度安撫之五年夏以殿中監王昂為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時荆南節度觀察使衛伯玉以内憂去職故命昂代之昂既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銶等拒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

六年四月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楊子琳至自澧州赴詔也初子琳自成都喪敗退守瀘州增修軍政招延亡命之士累月後成數千人乃具舟泝江而揚言歸朝渝

州忠州萬州皆震慴備禦牢申犒軍士涪州有黄牛峽峽路之隘者守捉王守仙伏兵五百人於此子琳前驅悉擒之以獻至忠州盡殺之唯守仙獲免子琳遂入夔州殺别駕張忠而以成守遣使詣闕請罪帝務安人又以子琳本謀近忠姑容之乃以為峽州刺史子琳益不自安又移授澧州刺史澧朗兩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至是表乞朝謁帝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悦賜名猷

七年詔授幽州權知留後朱泚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軍節度留後泚初隷幽州李懷仙為十將改經畧副使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為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為孔目官李瑗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泚莫可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遂有是命

十一年正月魏博田承嗣乞束身歸朝時淄青節度李正已上表乞許承嗣自新承嗣乃上表帝以久勞師旅姑務息人乃下詔曰臣子之義違而必懲春秋之辭服而後捨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以懷其自新田承嗣悞惑奸邪輙干紀律朝有彝憲當奉典刑猶示含容薄令降黜冀其遷悔全彼平人不赴所貶之官再任造端之將遲迴師旅綿引旬時朕猶憫脅從悞茲併命其人何罪顧悼增懷深思改過之期以救無辜之禍而承嗣

果能尅責頻獻誠辭泥首束身請歸庭闕輸心瀝懇備在封章而正己地邇藩陲具昭誠欵遂屢有陳奏達其深衷故宜宥以悔非之誠全其改往之志翻然効順頗用嘉之即宜與子姪家口等同赴上都當待以殊恩永守終吉豈不美歟其魏博所管官吏將士僧道耆壽百姓等初因迫脅曾受驅馳或久抗官軍辭不獲已或徵科郡邑出入門庭皆懼於不全蓋素非元惡既往之咎竝與維新一無所問或先在昭義軍管内諸州者竝宜

却還本貫各安舊業其昭義所管官吏將士截耳軍健身及家口先在魏博等州妄有驅逼各被質留原其初心本非巨惡既因詿誤先合蠲除仰即歸本州亦一切莫問各守所務無相奪倫王典無私信存賞罰脅從罔理前聖嘉謨歸命者必全知過者必宥今既納承嗣之懇請亦已虛懷捨脅從之前非悉命原免如其譎詭時日猶事逗留國有常刑法難屢屈過期不至獲罪如初其諸道兵馬即宜同力協心大軍尅期不可追悔轉禍

為福唯在此時至于再三非不深切想及官吏將士已
下奉而行之知朕懐也承嗣竟逗留不赴朝
十二年三月庚午有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舊官
爵詔曰昔在虞舜舞干羽于兩階而苗人服洎漢高嘗
遣陸賈宣赦南越光武亦下璽書招附竇融然則太上
以德撫人其次因時制宜其或有阻兵便地未從紀律
將畏刑以紓禍俟文誥而斯懐則明恕之道宥過為大
其來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節度觀察處置營

内度支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
鴈門郡王食實封一千户田承嗣項因封壤之外或収
郡邑是以下尺一之詔徵縣道之師貶刺零陵式彰典
憲而國家十連將帥千里旌旗車騎繈屬於山河樓船
鏁結於淮海而承嗣輮門宿將方面舊臣授鉞持衡素
經委遇乃繕甲脩備越河應敵然未離魏郡嬰壘自固
頻遣章奏申聞款誠懇祈革心永用遷善又聞聚族興

歎嘗思更新廢食遺寢沉憂成疾夫為君上者承天子人兼宥廣覆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朕之人也豈可不念隱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乘城子弟攻取矢石之下骨肉相殘邑里之間敵讐交鬬而又兵連禍結廩餼取資暴賦急征井閭殫竭男釋耒耜女廢蠶桑流離凍餒擠于溝壑而欲勞師黷武必舉彝章終夕惟慮誠所未忍且使蒼生罹此塗炭皆繇朕司牧無方非朕不德誰之過也今將投膳撤懸内省歸

咎以寛承嗣冝竝復承嗣本官爵仍委在彼勾當軍州事不須入朝弟庭琳及子姪等凡所連坐貶降者一切什放竝還本官仍各依舊職掌驅使其魏博相衛等管内諸州各判官兵馬使以下及州縣將吏百姓及汴宋過河將袁奉珪祝舜并將士等竝從原宥一無所問於戲以欲從人必求諸道澤渚時禁仁有被於泉流麛卵不傷德可懷於鳥獸今則偃戈務全兆庶以茲明誠上答天睠公卿百辟悉朕意焉又詔曰播州帶水縣百姓

田悦等王者之於典刑也舉違是放間義則歸雖審而有常亦宥而不過况本於黜免各從親累令與之更始宜復官常當思遷善之規載勤事上之命田悦可依舊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潮州程鄉縣尉田綰可依舊檢校尚書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柳州義章縣尉田緒可依舊試京兆府參軍萬州南浦縣尉田淪可依舊試大理評事

四月命給事中杜亞使于魏州宣慰田承嗣賜承嗣鐵券

十二月以淄青節度使李正已之子前淄州刺史納為青州刺史仍賜實封五千户

十三年正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請附入屬籍帝從之

三月命諫議大夫蔣鎮使於魏州宣慰以田承嗣有弟喪故也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七州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承嗣卒甲申以前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田悦依前本官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悦承嗣姪也承嗣軍務親兵多委其統制及承嗣死悦即代領其衆朝廷因授焉

四月成德軍節度太子太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檢校同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郡王張寶臣依舊賜姓李復封隴西郡王寶臣奚之種裔本姓張名

忠志以武勇再陷逆賊偽職寶應元年河朔平僕固懷恩舉為將帥鎮嘗州帝方綏懷四海乃加缺恩寵特賜宗姓列屬籍前年抗表請歸本姓帝從之及是心不遑安又抗表乞從賜姓帝又許之廣恩也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匿父喪以求襲位帝難之乃遣給事中班宏問疾且諭惟岳

四月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平章事初崇義不朝

兗謀日甚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兗方日

疑阻朝廷將推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故加崇

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淮西節

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

焉流人郭昔告其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

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

三年四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為鳳翔尹隴

右節度觀察兼度支營田等使以待朱泚初泚弟滔叛

於幽州故罷洮兵柄加洮實封五百户一子五品官又賜竇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并重錦五綵帛金銀器甚厚以安其意

興元元年正月帝罪已大赦反側王武俊集三軍削偽號先是武俊僭稱趙王以鎮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會大赦遂削號帝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尋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

使又魏博田承嗣子緒殺田悅朝廷因授緒魏博節度
時朱滔率兵兼引回鶻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
抱真等大破滔衆以加功檢校工部尚書
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下降加緒駙馬都尉尋遷檢校
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户是歲加同平章事及卒廢朝三
日贈司空賻物有差又易定節度使張孝忠使衙前將
程日華使滄州州兵殺其刺史李固烈而推日華為刺
史日華遣使間道聞於朝因拜横海軍節度但令歲

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賞孝忠軍焉

二月甲子加朔方邠寧節度度支營田觀察六城水運押諸蕃部落鹽池兼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充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磁隰等州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令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河中尹上柱國連城郡王李光懷太尉加賞封至二千戶仍賜鐵券赦三死

十月劉怦為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盧龍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初怦為涿州刺史朱滔每有征伐必令怦

幽州留後時朱滔死怦素為衆所服因有其兵地

貞元元年九月范陽節度劉怦卒其州軍人習河朔舊

事請其子行軍司馬濟代父為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

從之累加檢校　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詔授淮西李希烈裨將吳少誠申光蔡等州

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初希烈叛少誠頗為其用希烈死

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朝廷已命之仙奇尋被少

誠等謀殺衆共推少誠朝廷遂有是命尋正除節度等
使
三年七月宣武軍兵馬使劉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臺
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方定淮西散兵百餘人隸於昌
及是昌歸罪於淮西兵盡殺之尋以昌為本軍京西行
營節度使初昌衆憚戍靈臺剽三原後各欲散歸昌招
撫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戍麟遊
四年福建觀察使吳詵為叛卒所逐詵奔建州初詵從

職守於汧隴嘗以猛毅自許及領福建頗輕忿越兵薄
其糧賜苦其役使而不恤也衆卒咸叛數讓誂而逐之
且請于誂牒用大將郝誠溢掌留後而殺誂之腹心將
薛大清十餘人等而聽命於誠溢秋毫無所犯乃抗表
請罪馬帝命中使就赦而安之
五年十月詔曰法令者國之典章藩岳者朕之屏翰封
域既列疆里有經必守信誠用永終始干紀難虧於常
憲念功宜貸於新恩酌於厥中是有兹命義武節度易

定觀察等使檢校司空平章事張孝忠受委旌鉞作鎮方夏頃興士旅擅入邊城朝命旣臨不遠而復有過能改此誠可嘉是畀左揆之授俾參論道之職懋昭來効勿替舊勲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如故於戲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允叶邦家乃乂朕奉祖宗之法期於慎守託王公之上務以存誠畫野分圻皆有定制踰憲章則彼此交惡保封疆則烝庶獲安偃甲息人所存者大咨爾方岳弘宣永為各守爾典欽承王度勲賢

列辟宜體至懷初孝忠以兵襲蔚州驅掠人畜帝連詔責之踰旬方還所部繇是降其詔焉

八年四月庚寅以前汴州長史李士寧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觀察使士寧故宣武節度玄佐子也初玄佐薨諸將校列狀脅監軍上奏請士寧為節度使且曰朝廷或不從恐令數萬之兵東向以求生也蓋指李納以邀命帝乃召宰相入議竇參先與吳湊不相得且曰若不許懼合於李納

則汴鄆非朝廷有也因請授士寧節度使帝從之故有是命一云玄佐殁士寧纔十七八謀於父之親吏詛三軍請繼父任時德宗厭兵不復討問遂授以鉞麾既而日恣以荒暴誅戮無不怨苦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德宗撫之頗厚既不加責仍授以右衛將軍僅二十年累歷班序人皆目為幸人

九年四月削海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張昇璘官仍令昇璘兄昇雲示衆決杖昇雲為定州刺史昇璘娶淄青李納女用事於納以父喪大祥歸定州嘗於公座慢駡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武俊大怒以事聞詔中使詣定州

臨決遇昇璘於太原杖而囚於别所武俊素以定州殷富同壤甞欲攻奪因是遣深州出兵襲取義封又出兵驅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於德棣悉取其粟帛牛畜昇雲嬰城自固累遣使謝過於武俊方止

十一年九月横海軍大将程懐信逐其節度使程懐直歸京師懐信遂領軍士尋詔以虔王諒為横海軍節度使以横海節度兵馬使試殿中監程懐信起復左武衛大将軍同正兼滄州刺史横海軍節度營田滄景觀察

留後依前兼御史大夫度王諒不出閤故也

十二年正月庚子洺州叛將元誼與其衆李文通常恱石定蕃康秀玢等率洺州城内兵五千幷家口萬餘人叛奔田緒累路潰散入衛州者三千餘人中使吳朝弼爲亂兵所殺二月丙午詔曰元誼李文通等皆有勲庸久於戎旅頃者事因疑誤城守經時自致危懼比獻章表請率師人願赴京西用申誠効亦遣使宣慰待之如初俟至闕庭期於任使而行李之際士衆攜離雖非本

圖情亦可恕且處之東夏鎮在西郊皆我王事誠為一體況田緒任兼將相寄重方州委之撫綏必能加輯言念將士素著勤勞既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緒切加存恤以副朕懷其元誼男承嗣並先在城又特召對仍令中使送赴魏州

是月以成德軍節度度支營田常冀深趙德棣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常州長史瑯邪郡王王武俊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兼常州長史節

度等使以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渾瑊為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充副元帥節度等使巳巳加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檢校左僕射兼興元尹御史大夫嚴振魏博等州節度營田度支觀察使檢校右僕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緒幽州盧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

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使檢校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劉濟劒南西川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統押近界諸蠻及山西八國兼雲南安撫使檢校右僕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韋臯竝同平章事乙亥加陳許等州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環淮南節度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杜祐邠寧節度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張獻甫義成軍節度鄭滑

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賜
紫金魚袋李復竝檢校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
檢校吏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樊
澤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涇
州刺史御史大夫劉昌右神策軍行營節度隴右大夫
觀察度支營田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
邢君牙左神策軍行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韓全義平盧軍淄青節度度支營田觀察陸運押新

羅渤海兩蕃使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長史御史大夫
李師古劒南東川節度營田觀察使静戎軍使檢校工
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王叔邕申光蔡度支營
田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吳少誠
徐泗濠節度觀察度支營田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徐州
刺史御史大夫張建封竝檢校右僕射又加振武麟勝
節度營田觀察蕃落使單于大都督兼御史大夫范希
朝麟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

棲曜夏綏銀節度觀察押蕃落使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韓潭竝檢校　禮部尚書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裴胄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頴等州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昭義軍節度營澤潞磁邢洺觀察使潞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王虔休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緯竝檢校工部尚書又以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副留守李說

為檢校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營田使又加朔方靈鹽豐西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營田觀察使押蕃落使廬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李蘩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皇甫政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采石軍使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劉瓚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何士幹等竝兼御史大夫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六